

遇见最美古镇

徽风皖韵 □黄海霞

去庐州，去三河古镇！这是纵阳文联的一场清秋邀约。

空中的雨似有若无地飘着，渺茫的，惹人情思。桂花的香气裹挟在湿润的雨迹里。沾了雨的人，也就沾了花香。旅游车从省博物馆出发，抵达三河是正午时分。

穿过“山河古镇”的牌楼，倾心去寻找古镇的前世与今生。雨里三河，遇见最美古镇。仙归桥，在青铜的书页上翻开。小篆、隶书、楷书、行书，什么样的字体最宜写下这些人的名字呢？每种书法，都各有它的灵魂。孙仲德、陈玉成、李鸿章、董寅初……翻开史籍，他们依旧还在风云跌宕的岁月洪流里，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长桥润湿，桥栏上有无数的小石狮，它们都统一地面朝长桥，望桥、望天、望水，望桥上人。无论是春暖花开，还是秋雨缠绵，一望就是岁月幽长。从青黛色的长桥走过，长河如碧，拱桥如满月。圆满是生命最好的境界。长桥卧波，从桥上走过，似乎就得了一份最美的祝福。

青石的台阶，线条柔美的桥身，远处的古宅，扶风的老柳，都值得一看再看。天地浑然，其色苍苍。雨丝酝酿着一种古老的氛围。游古镇，雨天最是相宜。湿漉漉，迷蒙蒙，与怀古的心境契合。世界静了，人心也可以沉静许多。浮尘与浮躁被雨清洗，周遭清明。心思可以沿着雨的脚步回溯，回溯到2500多年前的远古时空。从春秋到唐宋，从诗经到明清小说……浩渺如烟千秋事，悲欢离合万古情。

有水的地方就有桥，有桥的地方就有故事。望月桥，三县桥……桥旁有亭，四角飞檐，冷然如鸟。亭中论诗，亭台观景，水亭伐别，都是风雅事。雨烟里可以浮离出一幕幕关于亭台的想象。年轻女导游以极温婉的声音一路絮叨三河古镇的前世今生。“江淮第一阁”，又名“望月阁”，登上极顶，可以一览三河。

望月桥下小南河，望月桥旁望月阁。七级浮屠古塔，可渡众生苦难。“塔摩苍穹，桥吐明月”，也是极有诗意的境界。望月阁，如水边的红妆佳人，望月，望河，望苍穹，望良人归来。归帆浮动处，佳人断肠时。

踏入古街，遇见一段明清旧时光。微雨古镇，撑着伞走过的人，是诗里的意象。青石巷陌，徽派建筑之美，总是让人心生执着地眷恋。脚底下的青石，经千年时光的打磨，光滑如玉，被雨沾湿，更见古朴灵气。

两旁的商铺，最宜生怀旧情结。无论是青砖黛瓦天井马头墙的建筑，还是铺子里的物什，都可以找到记忆里的某个温暖瞬间。有人停下来买几个烧饼，称烧饼的女子，笑出了烟火里最朴实的幸福味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河钟灵毓秀，名人馆比比。从商界到军政界，从书生到将军……倒也不负古镇三河水。杨振宁故居，董寅初纪念馆，刘同兴隆庄……一处旧宅，就有一个风云跌宕的传奇般的故事。流水千年，古镇幽深。

在古镇最宜找一间古茶楼，品茗看书，或者推开雕花的疏窗，望着千年不老的小南河，河上有来去的船只，也有圆如满月的石桥。漂泊与归来，都与河流有关。每座古宅门前都挂着中国红的油纸灯笼，一盏灯笼，一户人家。我见到门前挂着“黄”字灯笼的古宅，宅中住着的人，是谁的前世今生呢？

秋韵怡人
何卫霖摄

城在盈盈一水间

如歌岁月 □陶余来

如今从合肥到安庆，驱车两小时左右，坐高铁40多分钟可抵达。这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

上世纪80年代，我从合肥乘长途汽车去安庆师院读书。那时觉得合肥与安庆相距遥远，不仅是交通不便，还因当年合肥与安庆间有巢湖阻隔。直到2011年8月，庐江县并入了合肥市版图，合肥与安庆直接接壤，一下子拉近彼此心理上的距离。我的几次出行经历，感同身受。

有次，我开车沿高速去庐江汤池镇的牛王寨，因为下错了匝道，一时找不到上山的路。我问山脚下的住户，回答竟不是庐江口音，而是一口“黄梅调”。原来，牛王寨地处合肥庐江、安庆桐城、六安舒城三市交界，此刻我所在的牛王寨南麓，已属桐城大关地界。因为大关正位于合肥与安庆的中间地带，当年每次坐长途汽车去安庆，一过大关，心里就有“西出阳关”的酸楚。如今合安高速截弯取直，合肥又有精明的桐城人开的“大关水碗”土菜馆，大关在我心里早没了阳关的生分；甚至近年在合肥宿州路、芜湖路屡见安庆老字号“柏兆记”之类的店家人驻，感觉安庆就在身边。

还有一次，我在舒城舒茶镇，置身“九一六”茶场（纪念1958年9月16日，毛主席视察舒茶人民公社而名）“青岗云梯”，东北一望，一座塔令人神往。同伴笑我：那不是你去过多次的庐江汤池“二姑尖”山上的白云禅寺佛塔嘛！我听了恍然大悟，怪不得“白云春毫”出自的“二姑尖”，也有如舒茶“青岗云梯”一样壮观的梯田式茶园呢。

山高人为峰。阅历的增加不经意间拓宽了人的视野和胸怀。历史上，有“陷巢州，涨庐州”的美丽传说，孰料区划调整让其演绎成了现实版。如今放眼合肥版图，八百里巢湖全被揽于合肥怀抱。庐江划入合肥后，合肥最高峰变成了海拔596米的牛王寨。位居合肥滨湖新区核心地带的义城街道大陈村，如今成了合肥的地理中心。合肥长大了，增高了，“大湖名城 创新高地”的形象定位，实至名归。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城市间的交往也是同理。当年我在安庆，只有一位上工农兵大学毕业分配在安庆工作的同村郑大郭老乡。每逢端午中秋，受邀去他家里过节，我倍感他乡见老乡的温暖。回溯合肥沧桑巨变，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昔日合肥与安庆之间恍如“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心理距离，如今已变成了无缝对接秒秒可达。呼啸前行的合肥，让人感慨“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吴敬梓的肉食酒茶

朝花夕拾 □贾鸿彬

《儒林外史》中多饮宴，五十六回篇章，谈肉食酒茶有三十六回之多。

饮宴中的菜肴，系吴敬梓故乡全椒地方风味，品类丰盛。首先是肉，吴敬梓所描绘的香肠、咸鸭、板鸭、咸鹅、腊猪头、火腿等冬季腌渍咸货，今天依然常见。牛羊肉及甲鱼、螃蟹和螺、笋、莲菜、芦蒿倒也寻常；海参、海蜇、鱿鱼等海货，因物流便捷，当年难比今朝。至于鲟鱼这样的鲜物，现在长江中很难见到了。

佐酒的不仅是菜肴，还有各式各样的茶点点心。糕有云片糕、茯苓糕、蜜枣糕、软香糕；饼有烧饼、蓑衣饼、橘饼、月饼；芝麻糖、核桃酥、蜜饯系甜食；而笋干、黑枣、红枣、栗子、瓜子等干果亦杂然其间；豆腐干、烧卖、馒头、火烧、鹅油白糖的蒸饺儿、炒米、馄饨、盐蛋、腐皮、粽子等琳琅满目，比起当今，似乎还要丰富许多。

无酒不成席，何以谈宴？吴敬梓出身富贵，家中曾广有田产，然落拓不羁，诗酒娱情自不可少。《儒林外史》中写杜少卿豪饮其父窖藏的九年七个月陈酒，一点水也不掺，是二斗糯米酿出来的，能“醉得死人的”。吃时要

兑上十斤新酒，烧许多红炭，堆在桂花树边，炖过一顿饭时，酒热了，方推杯换盏，足能吃半日。这陈年老酒到底是一种什么酿法，全椒现在还有没有呢？

至于饮茶，《儒林外史》中通常称作“吃茶”。古人无法将开水保温，日常客来，只能现“烧茶”“烹茶”，所以吴敬梓基本上不说“泡茶”。书中第二十四回说到当时南京就有茶社十余处，有一条街单单卖茶为业的就有30多处，可见茶道之盛。烹茶一次叫做“一道茶”或“一开茶”。烹三次的谓之“换了三道茶”。书中描写的茶具茶壶、茶碗、茶匙，使用的高级茶具具有“成窑、宣窑的杯子”“宜兴砂壶”。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儒林外史》中撰六安毛尖是用雨水的。吴敬梓写茶，多次说到“毛尖”，那个时代，毛尖应是茶中精品。他还写到苦丁茶，这种茶今天依旧。书中的“干烘茶”是一种粗茶，应类似于今天的烘青。而梅片茶、天都茶、银针茶都有些品位的，分别产于何地，是否与今天的那些名茶有渊源，待考。

不染尘 不落尘 犹出尘

——张小路绘画艺术探析

文化人生 □盛儒

辛丑年仲秋时节，我赴皖北讲课之余应邀赴张小路创作室——芳草堂参观。走进芳草堂，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绘画，湖光山色、碧水蓝天、花鸟鱼虫……当场给我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回到合肥，我认真查阅了关于张小路绘画的评论文章，特别是拜读了与画家相识多年、私交甚笃的高纯宇先生的评论，再回过头来仔细欣赏张小路作品，感觉她的绘画有以下风貌特征：

其一，折衷中西、追求中和。“折衷中西”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在绘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里所说的“中”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国画，所谓的“西”泛指西洋画。张小路曾说：“我除了对传统的花鸟有着独到的认识外，对中国画吸收西画营养的方式也有自己的见解。在我的眼里，继承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一事两步’，哪一个都不能丢，丢了一个也就丢了另一个。这一思路既是对当下中国画领域的时尚潮流的反思，也是对自己创作的要求。”

基于这种艺术自觉，张小路尝试不断增添画面的新元素，不断赋予作品新的特质，大胆使用明显的现代构成，大胆运用西画色彩观念，将丰富的色彩融入画面，将西方的绘画语言转变成中国画艺术的语言形式，将西画的空间关系融入中国画的开合中，以求中西融通化合，由传统风格转向意象形态。凭借这种“以心象熔铸物象”的创作方法，她能够做到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借助笔墨情感融入写心写意的味道，从而在继承中求创新、在冲突中求融合，使笔墨的情感张力达到和谐统一，以此来熔铸新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她所感悟出来的创造之美。

其二，崇尚自然、注重写实。这一特征与“折衷中西”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折衷中西”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绘画（尤其是国画）主张“写意”，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而西洋画则注重“写实”，主张“模仿自然”，尤其注重细节的刻画。虽然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特征可以营造高深的境界，却带来了游离于一般民众审美趣味之外的后果，并且由于其境界高深经常使普通民众“看不懂”而流于“曲高和寡”境地。所以，中国传统绘画和一般民众始终处于某种“疏离”状态。这种情况显然有碍于绘画艺术的广泛传播。

张小路创作室名曰“芳草堂”，画家本人自称“芳草堂主人”，可见她对大自然的喜爱。张小路主张吸取西洋画的写实特点来丰富和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的不足。为此，她经常像候鸟一样根据季节的变化在各地进行场景转换，走进自然，拥抱自然，静心谛听来自大自然的生命律动，而这种律动一旦触发她内心的情思，就会产生同频共振，诱发她的创作冲动。大自然成为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放眼芳草堂四壁展示出来的一幅幅绘画作品，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似乎都与画家的生命紧紧相连，是她心中

难以割舍的情结。她爱它们、恋它们、画它们，通过对山花野卉、杂树藤萝、珍禽异鸟的描绘，去表达画家对于原始森林野、奇、繁、艳的真切感受，去抒发她对大自然的念恋之情，寄寓着一种特殊的精神容量。

其三，创新求变、雅俗共赏。雅俗共赏与我们主张的“艺术大众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艺术服务于民众，是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对包括绘画在内的一切艺术的主张和要求。张小路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先后到国家画院、清华美院创作基地、国家文化部、工笔画院等求学问教，聆听名师授课、感悟名家风采，越来越发现仅有扎实的绘画技艺还远远不够，还要涵养自己的大众情怀和深厚学养，加深对传统的认知、理解和体悟，更要敢于质疑甚至批判，从凝固、僵化的模式中突围出来，进行层出不穷的创造性转化。

经过长期的绘画实践，张小路逐渐感悟到，技艺后面其实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那就是自己对艺术与人生和艺术原理的领悟，是自身情感、学养和思想的表达。从现有张小路绘画来看，她融合工笔和写意绘画技巧，慢慢地摸索到了一种既适合自己创作旨趣，又顺应市场需求的艺术呈现方式，找到了艺术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从而以更为自由开放的思维创造了与众不同的艺术形式，以更为独特的艺术语言，以及富有成效的探索和突破，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绘画风貌，使古老的绘画艺术在现代语境下大放异彩，令人耳目一新，以其雅俗共赏、韵味绵长获得“双赢”，赢得了群众喜爱和市场青睐。张小路因此被誉称为“新时代中国画开拓——传承者”称号。

诚然，艺无止境。画家要永葆艺术青春，就必须孤独地去体验艺术世界，去独享求而不得的痛苦，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为之善独处、思孤往、熬心神……正如张小路所说的那样：“曾经多少人笑我痴、笑我傻、笑我不说话，说我是哑巴……可不知，我对山川说、对溪水笑、对花说、对鸟笑，如痴如醉、如歌如泣，拥抱大自然，与笔墨共舞，以艺术为伴，总想用笔墨、用生命、用灵魂来谱写、来奏响一支震撼人心深处的‘绘画’交响曲，我用我自己的笔墨表达着我内心的歌哭。”而这也许正是成功艺术家的宿命和归宿。



五月風

职工 王开生（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追逐梦想
赖学香摄